

金銀錯

尤四姐 著

J I N
Y I N
C U O

上

大郵長公主
对阵溫柔多情南苑主
他对她步步算计
却也情根深种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
金銀錯

尤四姐
著

J I N
Y I N
C U O

①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金银错：全二册 / 尤四姐著. — 北京：海豚出版社，2017.4
ISBN 978-7-5110-3779-4

I. ①金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7100号

金银错（全二册）

尤四姐

总发行人：俞晓群
策划监制：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：慕君黎 张运玲
特约策划：单诗杰
特约编辑：虾 球 单诗杰
封面绘图：山人辰露
装帧设计：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：段文婷

出 版：海豚出版社
网 址：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址邮编：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
电 话：010-68997480（销售）
010-68998879（总编室）
经 销：新华书店及网络书店
印 刷：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：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：450千字
印 张：32.5
版 次：2017年6月第1版，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110-3779-4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眉黛春山

第1章

四月初三，天气晴好。

今年有过一回倒春寒，三月中旬一夜夹雪的北风，吹白了紫禁城的明黄琉璃瓦。大家的语气里都带了些惆怅，忧心今年的花期要迟了，没想到月末收梢的那几天一个回马枪，大大地暖和起来。

阳光在檐角兽的眉心跳跃，毓德宫的殿门关上了半边。台阶下添香的宫女把上夜遗留的灰烬倒进漆盒，隐约听见殿里传出小心翼翼地哼唱。她调转视线，和廊下侍立的人相视一笑，小太监比个噤声的手势指向殿内，另半边的殿门也缓缓阖上了。

长久居住在一个地方，即便是雕梁画栋，也有厌倦的时候。不单她们这些服役的宫人是这样，宫里的贵人主子也是这样。

午后温暖的光从窗口照进来，青砖上映出一方辉煌的菱形，那是天然的舞台。婉婉喜欢这个时候关起门唱一出昆曲，当然得背着嬷嬷。没有唱词，按照记忆里的鼓点婉转哼着，脸上敷起厚厚的粉，勾出玲珑的红唇，像模像样地甩水袖，施施然回眸一笑……这个时候不是帝姬，是个做着伶人梦的姑娘。只是她没有观众，两个从旁协助摆裙尾的宫女一直垂着眼，到她最后唱完也不见鼓掌。她难免失望，但是不悲伤，找到云头榻睡个午觉，一觉醒来已经是傍晚。揉着眼睛看天边晚霞，有燕子飞过来啦，一个俯冲，抓虫吃呢吧？宫廷生活枯燥乏味，自己不给自己找乐子，早就憋死八百年了。

她起身，打算卸了这身行头，到镜前照脸，还没定睛，小西从宫门上进来，站在槛前招呼：“主子，咱们南墙根儿下的西府海棠开花了，您不去瞧瞧？”

是个好消息，她每年都有这个习惯，第一簇花枝上要挂红绸子，祈愿她

的花开得比文华门外的好。找了根束发的宝带，疾步走到树下，刚发的新蕊，弱不禁风的样子。她的个子比小西矮，踮起脚尖也还差一点。戏服的袖子又太大，把手抬高，顺顺溜溜地滑到肩头，露出了一双光致致的臂膀。

小西忙把她的手压下来，左右看了看，小声道：“仔细落人眼，叫嬷嬷知道了又要骂。”接过红绸一笑，“奴婢替主子挂上吧！”

婉婉道好，安然掖着两袖站在一旁，落日余晖照在脸上，眼睛明亮如星辰。

她开始数，一根两根……从四岁起每年不落，到现在已经十一根了。当初给树披红还是她的生母徐贵妃教给她的，徐贵妃是南方人，翰林家的小姐，骨子里总有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。她说海棠是月老的眼睛，给树戴花，将来能保佑她嫁个好驸马，母亲的话，一直牢牢记在心上。后来徐贵妃过世，她每每想念她的时候就到这株海棠树下看红绸，一看就看了这么多年。

“你说……攒够多少能遇到好姻缘？”她转头问小西，“二十根够不够？”

小西打趣她，“主子想嫁人了？这还不好办！老话儿说了，皇帝的妹子不愁嫁，等见着万岁爷，您露点儿口风，什么都有了。”

她脸上一红，嘀嘀咕咕：“癩了舌头的，拿我消遣起来了……”

小西兀自笑了一阵才开解她：“您别愁，哪儿用得上二十根呐，依我看，再等一两年也成事儿了。您不是太后亲生的，场面上更要做得漂亮，总不能把您留成老姑娘吧！”她抚了抚下巴畅想，“咱们以后得找个名门之后，有钱、长得俊、人品好、疼媳妇儿，就足了。”

婉婉伸出一根小指头想挠头皮，临了又缩了回去。徐贵妃病逝那年她才六岁，并不是怕没人照应她，堂堂的大邺帝姬，还愁吃不饱饭吗？不过得找个养母，记在人家名下。女孩儿事多，将来出降什么的且得操心。深宫里的琐碎都是女人管着，前朝的皇帝是不过问的，当初爹爹亲自把她送到坤宁宫，那时候起她就认别人当娘了。

只是很可惜，不是人家肚子里出来的，总隔了一层。多少回了，她想表亲近，太后都是淡淡的，时候长了她也灰心。现在就怕被人草草打发出去，公主金贵，进了别人家的门，也就那样了，还是迟些，仔细挑拣挑拣的好。然而不出降，永远得待在紫禁城里，有无数的教条约束着，一言一行甚至一瓣橘子从哪儿下嘴都有具体的定规，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。怪投错了胎，如果她是男的有多好，即使不能像哥子们一样从政，也能跟着司礼监的那帮人出去采买采买。

小西挂好了宝带，她眯着眼睛仔细看，那缘子上镶有金线，在余晖里偶

见金芒一闪，仔细瞧又没了。

不知怎么，今天傍晚特别安静，几个小太监瘟头瘟脑地站班，不像以往带着精气神，都有些蔫蔫的。

想起来了，最厉害的精奇嬷嬷下半晌会亲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得亏李嬷嬷不在，否则她敢画着脸谱穿着戏服到处跑，非把徐贵妃也骂活了不可！

她一缩脖子往殿里走，怕晚了碰个正着，回头数落起来，从针头线脑谈到家国天下，实在太遭罪。要说她最怕的是谁，大概就是精奇嬷嬷。帝王家规矩重，每位皇子帝姬从出生开始就派专人看护。宫人有精奇、水上、嬷嬷三类人，分管不同的差事。嬷嬷是奶妈子，自己奶大的孩子自己心疼，比较好说话。水上专管烧水洗衣，不问规矩。精奇就不得了了，俗称看妈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不错眼珠盯着你，你说话声儿大了，笑起来咧嘴了，都属她们说教的范围。皇子们读书苦，寅正二刻就得起床，起不来的精奇嬷嬷敢上板子。帝姬呢，虽然不受皮肉苦，读书之外还有女红，稍有不对就挨吡儿，精神上也是种折磨。

她快步到了廊庑底下，背着手要进殿里，忽然顿住了脚，“怎么还没上窗户？”

什么叫上窗户，夜里玻璃窗外再上一层纸窗户，这是每天的例行。毓德宫里有那个干粗使的缺心眼儿丫头，哦了声说：“回主子，肖少监下半晌过来了，晚上八成不来查职了。”

因为她是紫禁城里唯一的公主，哥哥即位后她又成了长公主，司礼监怕宫人懈怠，大概也有掌控她的意思，专程打发了人来管理这里的宫务。

“肖少监不来，我还在呢，就撂下了？”她气哼哼地，“上窗户！”

她一向好脾气，见她这回恼火了，几个宫人吐着舌头，把毓德宫前的这排窗框都安了上去。婉婉顶着一张浓墨重彩的脸看了半天，觉得她们不会偷懒了，这才转身进殿里。

小酉打水来给她洗脸，边洗边道：“皇上这两天圣躬欠安，主子不去瞧瞧吗？上回您扭了脖子，万岁爷还连着两天来探望您呢！”

她叹了口气，“皇上也不知怎么，上年中秋受了寒，病气一直延挨到今天。我原想去瞧瞧的，乾清宫里看得比别处都紧。太后还说那些妃嫔来着，让别成天变着法儿上御前，万岁有成山的机务要忙，没的给他添堵。我知道不是说给我听的，可我自己也得知情识趣儿。”顿了顿又细琢磨，“昨儿听说咳血了，是二哥偷着告诉我的，我和厂臣打听，他东拉西扯地搪塞我，怕是真的。我也想去瞧瞧，要不明儿上慈宁宫请太后的懿旨，要是应准了，我再过乾清宫去。”

小酉嘟囔：“太后也真是的，嫡亲的兄妹，还避这倒灶的嫌！”

也是没法子，大邺的教条就是这样，男女有别，到了一定的年纪，说话都得隔几步，所以帝王家，想亲厚也亲厚不起来。

第二天一早洗漱完了，规规矩矩上慈宁宫请安去。太后是紫禁城里最大的佛，晨昏定省连皇帝皇后都不能免。婉婉去得一向早，基本都是太后一升座就到，这点上太后对她还是很满意的。

关于请安，每天的对话都差不多，婉婉给太后纳福，接了宫女端来的茶向上进献，太后接过去喝了一口才让座，她就恭恭敬敬问安：“母后昨儿歇得好？”

太后眉心微蹙，“这两天不自在，前半夜倒好，后半夜总不大安稳。”

婉婉向上看，太后穿着鹤纹团花对襟褙子，保养得宜，四十多岁的人，脸上几乎没有苍老的痕迹。只不过可能真睡不好，眼下浮起一层淡淡的青影，较之以往是略显憔悴了。

“依儿臣的见识，八成是气血虚耗，母后要保重自己的身子，着太医院进些益气的方子才好。”她腼腆地把手压在膝头上，“母后睡不好，婉婉很担心，若母后应允，婉婉夜里给母后上夜，母后要什么，婉婉来伺候您。”

太后听着她的话，抿唇笑了笑。这孩子素来乖巧，虽然有些胆小，但心倒是赤诚的。先帝子嗣单薄，一辈子只有两子一女，合德帝姬作为唯一的女儿，小的时候非常受优待。可惜了，天生与爹娘缘浅，如果不是命里带煞，倒是很可怜的。

太后说不必，“你身子也弱，经不得这么折腾。我跟前有她们，你不必担心我。”又破天荒地问起公主今早的饮食来。

公主身边的带班太监垂手哈腰：“回太后娘娘，长公主殿下今早进了半碗江米粥，一个奶饽饽，进得香。”

太后微点头，“胃口还是小了些，底下人要多劝着点儿，主子结实，是你们的福泽。”

陪同前来的人忙跪地领旨，婉婉心里也略安定了，暗忖今天太后心情不错，回头说要去看望皇帝，应当不会阻挠的。

自己心里正计较，隔着南窗户看见皇后领人进来了，她掖裙站起身，悄悄退到了太后座旁。门上传来太监击节，穿着丹凤襖裙的皇后像只硕大的蝴蝶，引领众妃嫔栖在了慈宁宫宝座前的地毯上。



第2章 天长漏永

磕头，问安，都有一定的章程，然后按着品级分立在两旁，太后有话问，只管回答你的，若没有吩咐，停留一盏茶工夫，便可以告退了。

太后跟前说得上话的，只有皇后和两位嫔妃，一位是邵贵妃，另一位是郑惠妃。婉婉对这三位娘娘的认识都不深，宫里人等闲不交心，通常不过一点头，过去就相忘了。只知道赵皇后和邵贵妃水火不容，贵妃生了荣王，皇后无所出，所以皇后除了空有个架子，论起实惠来根本不及邵贵妃。至于另一位郑惠妃呢，一双眼睛就透着机灵，容貌不是很出众，但是善逢迎，会来事，据说在宫里人缘极好。

请安的人都散了，太后才问起皇帝的病来，皇后轻声细语地说：“精神好一阵坏一阵，人也恹恹的，不怎么爱说话。我昨儿命人在园子里摆了榻，趁着春光正好，请万岁出去赏花晒太阳，谁知他并不情愿。”言罢悠悠一叹，“这怎么好呢，我心里着急，也没有办法，思来想去，贵妃走得勤，我看还得请贵妃费些心思，劝解皇上为宜。”

婉婉不由得抬眼看向邵贵妃，见她不安地挪了挪身子，脸飞得通红。

宫里的女人，最擅长的就是这个，说话不必声色俱厉，脸上带着笑，看似寻常的一句家常，却足以要人命。

自从皇帝生病以来，太后最忌讳的就是女人出入乾清宫。照她的话说，乾清宫乃龙盘虎踞之地，女人阴气盛，常出入，会压住阳刚，甚至带累国运。皇后是国母，偶然关心皇帝的身子也就罢了，贵妃是怎么回事？胆敢不拿太后的旨意当回事？

太后不说话，皇后似笑非笑看着邵贵妃，邵贵妃起先倒还有些焦急，可慢慢也平静下来了，垂眼道：“皇后殿下这话不知从何而起，要说忧心皇上病势，宫里谁不忧心，谁就该死！皇上以前一向爱吃我小厨房里做的点心，我的

确常让人做了，亲自送到乾清门上去。可每回都是交给曹大伴就止步，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，更别提劝解了。皇后殿下下一句笑谈，让太后娘娘信以为真，那不是坑我，是坑了太后娘娘了。”

邵贵妃不是善茬，彼此针尖对麦芒，似乎都不好下台了。婉婉还是和缓的声气，迟迟道：“我前两天在园子里遇见延年了，他趴在池子边上看小鸭子凫水。近来他拜了师傅，有阵子没见他，进益了不少，说话全不像个五岁的孩子。我是想，何不让延年到皇上跟前去，别人说十句，顶不上延年说一句，母后的意思呢？”

众人都松了一口气，邵贵妃听人夸她儿子，自然心里舒称，皇后被邵贵妃撇回了姥姥家，正愁没台阶下，把孩子抬出来，暂且也解了她的困，两下里都太平了。

这位长公主，不哼不哈的，有时候倒有点急智。皇后抚了抚马面裙上的蝙蝠祥云纹膝襴，转过头来打量她——她穿鹦哥绿的对襟褂子，头上绾双髻，俏生生别了一对慈姑叶金蛙小簪头。良好的教养为骨，个人的品格为肉，除了令人惊艳的相貌，还有种和她年纪不相符的，浸透到骨子深处的贵重。只是到底太年轻，脸上稚气未脱，但她不存坏心，所以眉眼坦荡荡。

皇后轻轻微笑：“长公主说得是，万岁疼爱荣王，谁的面子也不及他大。”复对太后道，“我听嬷嬷说了，母后这两夜睡得不香甜，咱们在这儿，没的扰了母后清静。若母后没有旁的吩咐，咱们就告退了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对太后施礼，见太后略一颔首，退出了慈宁宫暖阁。

婉婉随她们一起出来，本想请太后示下去看皇帝的，却因为刚才临时出的岔子没能说出口。小西搀着她走在夹道里，慈宁宫离乾清宫不远，出了隆宗门就能看见，但如今不得许可，还是不敢贸然去探望。

他们这一辈，兄弟姊妹不多，曾经的幼年时光里，彼此玩得十分投机。她和二哥哥是一母所生，徐贵妃过世后她被寄在太后名下，六岁起就和大哥哥在一起。帝王家的皇子之间存在明争暗斗，但对于她这个不具威胁的小妹妹，都是爱护有加的。现在大哥哥生病，她不能去看他，只隔了两面宫墙，和隔着整个紫禁城也没什么两样。

小西在她胳膊上牵了一下，“殿下回去吧，张妈妈说给咱们做糖铍儿茶食吃。”

婉婉嗯了声，正要上肩舆，前面的皇后忽然停下，含笑看着她，冲她招了招手。

其实一直不愿意和那些后妃有牵扯，宫里的女人习惯了钩心斗角，大多

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是有目的的。赵皇后没有当初拓拔皇后的宽宏，也没有可贺敦皇后的慈爱，她是这世上最不缺乏的那类人，庸碌，但是睚眦必报。

婉婉心里都明白，但又不得不赏脸，略上前了一步，“皇后嫂子有话交代？”

她不来相就，赵皇后也不见怪，自己挪步过去，和颜悦色地打量她，“长公主殿下今年多大了？”

婉婉不明白她的用意，却依然认真回答她，“六月就满十四了。”

皇后长长噢了声，“十四岁好，花儿一样的年纪。现如今想起我当年，少不得感慨岁月不饶人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携起她的手——公主的手，是最尊贵的手，十指纤纤，红梅白雪，细腻到肉皮儿底下的筋络都隐约看得清。

婉婉叫她这么一通胡撸，实在不太受用。她不习惯别人故作亲昵的姿态，不动声色把手缩回来，含笑道：“嫂子春秋正盛呢，怎么惆怅起来了？您问我年岁干什么？要给我做寿不成？”

皇后掩唇一笑，“哪里有人十四岁做寿的，等再过两年，嫂子给你排筵，咱们热闹三天。”话锋一转又道：“我是想，后儿请你上我宫里吃点心，成不成？没有外人，就咱们姐儿俩。你别瞧我是皇后，底下的人敬畏，自己也得做出榜样来，没法儿和她们亲近。要说相当，还是你我。你是金枝玉叶，又是个明白人儿，往后咱们姑嫂多走动，在宫里也是个照应。”

忽如其来的掏心窝子，叫婉婉很觉得讶异。皇后嫁给大哥哥十来年了，大哥哥为王的时候她就常进宫给太后请安，见了她也不太热络。后来大哥哥当了皇帝，赵娘娘入主中宫，仍旧是交情平平，鲜少搭讪。今天不知哪里出了纰漏，这么殷勤起来，真叫人莫名其妙。

可是人家没有恶意，总不好甩脸子说不干，她含含糊糊道好：“只怕给嫂子添乱……”

皇后的笑容越发温暖了，“这是什么话，小家子还常聚呢，偏我们这样的人家不近人情。你眼里有我，我高兴都来不及，反倒嫌你不成？那咱们可说定了，后儿我扫庭以待，恭候长公主殿下大驾。”

皇后坐上抬辇，心满意足地去了，婉婉思量不出所以然来，稀里糊涂回了毓德宫。

尚衣的宫人早就等着了，给她换了件春袍子，卸下首饰，解开了头发松松拢在脑后。她拿了本书坐在窗下看，才看了两页又坐不住，把书倒扣在桌上，起身到廊庑底下喂金鱼去了。

张妈妈托着白玉托盘来，中间端端正正码着糖钹儿，极具情调地摘了两

朵海棠做点缀。见了她每天也是差不多的话：“殿下今儿上慈宁宫都还好？遇见什么好玩的事儿没有啊？”

旁边跟着伺候的内侍太监五七嗤了声：“好玩儿的事儿遇上了，就是不知道咱们主子往心里去没有。”

婉婉和小西大眼瞪小眼，“好玩儿的？没有啊……”

五七露出不出所料的表情来，“我就说了，人家绕了这么大的圈子，其实到咱们主子这儿全不灵验，白费了那么大劲儿了。”

小西趁着李嬷嬷不在，往他小腿肚上蹬了一脚：“谁扎住你的嘴了？有话不能往痛快了说吗？”

五七挨了飞腿自认倒霉，往边上让了让才道：“亏你是个姑娘，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抽冷子问年纪，要不是闲话家常，就是打算说媒。赵娘娘是什么人？”顿下来四处看，压着嗓门说，“盐碱地上都要舔一口的主儿，多各色呀！往常没见和咱们主子亲厚，今儿这三寸不烂之舌，又套近乎又请吃点心，怕是不怀好意。”

这下子小西怔住了，宫女不像太监，紫禁城的哪个角落都能去。她们十来岁进了宫，给分派到哪儿，一辈子就在哪儿。除了少数有机会跟着主子走动，其余的都得守着一亩三分地，没有机会见世面，更不会懂得女人们隔山打牛的说话学问。


不过有人说媒，这种事对大多数姑娘来说都是很值得高兴的。小西一拍巴掌：“昨儿还念叨呢，今儿好事就上门了！”

张妈妈细细问了经过，听后半没言声，把托盘交给小西才道：“后儿请吃点心？上坤宁宫么？我怎么听说后儿是赵娘娘会亲的日子，一家子碰头，怎么还邀外人在场？”

小西惘惘的，“可赵娘娘说了，‘就咱们姐儿俩’……”

“八成是哄着殿下去，给人家相看呢！”还是五七机灵，当机立断，“依我说不能去，咱们主子是什么人？又不是寻常人家的姑娘，哪儿能巴巴儿送到坤宁宫去！就是要见，也得是一排驸马人选，紧着咱们主子挑拣。”

婉婉沉默下来，像她这样的人，可能自小不受重视，但是年纪有了，就成香饽饽了。尤其大邨到她这辈，只有她一个帝姬，慢慢的各路人马都会有动静，这是她脑子长全后悟出来的。只是没想到，赵娘娘这么快就盘算起来了……她忽然品咂出一点悲凉的味道，这个后宫，好些人能做她的主，看着金玉堆起来的人生，其实不过如此罢了。



第3章 萦损柔肠

如果蒙在鼓里，去了也就去了，现在既然知道内情，当然不能傻乎乎任人算计。

婉婉别的本事没有，就会装病，等到了正日子，临时打发人上坤宁宫去，说自己染了风寒，卧床不起了，就算赵娘娘不高兴，横竖她看不见，管他呢！

春色正好，她的罗汉榻就放在能看见海棠树的地方，微风吹过夹带上淡淡的香，流淌过雕刻精细的月洞窗，沁人心脾。她仰头望树顶流云，鲜少感觉有困扰的时候。譬如皇后自作主张的媒人瘾，她初听五七说起，很是反感。但是睡了一夜，第二天又吃了两个羊眼包子，顿时心境就开阔了。人一辈子遇到的挫折有很多，样样上心，那日子也没法过了。

书桌上刚练完的字拿镇纸压着，一阵疾风，宣纸被掀起后响得清脆。她翻个身，背对门躺着，快到晌午了，昏昏欲睡。今天没有唱曲的兴致，四肢重得抬不起来。小西蹑手蹑脚放下槛窗，又去收拾桌上笔墨，忽然叫了声“肖少监来了”，她一听，立刻撑身坐了起来。

环顾四周，不见人影，小西哈哈大笑，她才知道上了她的当。

“嬷嬷叫您绣花，您说犯困，怎么一提肖少监，您就来精神？”

婉婉讪讪地摸了摸脸，“恰好想起还有两页经书没抄，打算起来抄书罢了。”为挽回面子，慢吞吞下榻，挪到了书桌后头。

尤不死心，左顾右盼，“今儿厂臣来过没有？”

小西说没有，“人家是大忙人，听五七说司礼监风向要转，肖少监是四位秉笔里最有能耐的，奴婢觉得他这回一定能当上掌印。”

婉婉的小楷在砚台里蘸了半天，“其实厂臣人挺好的，就是凶了点儿……”

“东厂是什么地方？能在那里做提督的，大约只有您说他好。”小西探身吹了吹菱花上的灰，歪着脖子又开始思量，“话又说回来，他老人家能当上掌印，对咱们有好处。不管怎么说，总在咱们宫里掌过事，不比旁人贴心嘛！要是他给您撑腰，万一皇上顾不及您，好歹他还能照应照应。”

这个现状说来让人尴尬，司礼监在大邳初期不过是宫内的一个办事衙门，后来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倚重，闹到现在，掌权太监几乎抵得上内阁首辅。婉婉虽然是女孩儿，但政事上也有自己的见解。太祖皇帝曾经明令严禁宦官干政，古来就有前车之鉴，后世子孙竟全没把祖宗的话当回事。她有时候想得长远，这家国天下最后不知是怎么个收场。当然如果非在太监里找个人为皇帝分忧，那么肖铎还是不错的人选。

小西又装模作样糊弄她，冲着门外屈膝纳福：“给肖少监请安。”

婉婉眉毛都没抬一下，“头回信了你，第二回再信你，我就是傻子。”

“殿下说谁是傻子？”

外面果真有人撩袍进来，婉婉转头看，来人戴乌纱，穿香色绣蟒飞鱼服，即便面色疏淡，眼睛里也总带着三分笑意。

她怔了下，站起身叫厂臣，肖少监对她揖手行礼，“宫里人来回事，说殿下玉体违和，臣特来瞧瞧。”眼波在她身上一转，“殿下觉着哪儿欠安呢？”

婉婉很紧张，局促地抚了抚自己的额头，“就是脑袋发热，嗓子眼儿也不舒坦……还发虚，出冷汗……”

肖少监的眉毛几不可见地一挑，“听症候，似乎病得不轻。”颀身责问外面伺候的人：“主子病着，怎么不上太医院请太医来？跟前这么多人，都是干什么吃的！”

在这深宫之内，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绝对掌有生杀大权，宫女内侍的死活，不过是他们一句话的事，因此个个吓得脸色煞白，趴在地上磕头不止。

婉婉见瞒不过，只得如实相告：“厂臣别生气，是我不叫他们请太医的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病。”她垂下头，涨红了脸，“因为皇后赵娘娘前儿邀我上坤宁宫吃点心，我不想去，又不好推辞，只能称病告假。厂臣知道了实情，千万别告诉赵娘娘，我怕得罪她，往后见面不好意思。”

肖少监脸上的表情由始至终都没有产生什么变化，平静地听她说完，平静地告诉她：“殿下是长公主，先帝遗脉，尊贵非比寻常，这皇宫之内，没有谁能逼您做您不愿意做的事儿。您如今大了，有自己的主张，如果什么事让您为难，或者感觉有一丁点的不痛快，用不着反复思量，那必定不是好事儿。”

婉婉抬起眼来，为他这几句话，对他感激不尽。她是长公主不假，但是自幼没了母亲，畏首畏尾，习惯觑人脸色。就拿他来说，他来督管她的宫务，原本她是主，他是奴，她完全用不着怕他。可不知怎么，她对他总存着畏惧，畏惧之外又有些依赖，大概实心对她好的人不多，她遇见一个，就觉得难能可贵吧！

她掖着手认真点头，“厂臣的话我记住了。”

肖少监听后一笑，“臣是内官，殿下不必对臣这么客气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挥手把廊下的人都遣散了，低声道，“殿下只知道赵娘娘请殿下吃点心，却不知道邵娘娘眼下正求皇上赐婚吧？”

婉婉吃了一惊，“赐婚？给谁赐婚？”

他含笑望她，“自然是给殿下。”

这下子她没了主意，慈宁宫门外皇后叫住她时，邵贵妃就在不远，她和小西都没明白皇后问年纪是什么用意，邵贵妃却了然于心了。既然皇后迁回，那她索性反其道而行，直接请求降旨，比拐弯抹角省时省力得多。

她这个长公主，真是做得可怜又可哀。她恼了，攥着拳头说：“我不嫁！”

可是娘家再好，没有留一辈子的道理。况且赐婚这种事，广义上来说是好事儿，你可以讨厌那个想方设法把你打出去的人，但你没有理由讨厌这件事本身。

她自知站不住脚，神情更加暗淡了，绞着手指道：“厂臣，现在这事儿就叫我不痛快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臣说过，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是好事儿，既然反感，大可以不加理会。”

不理睬成吗？她在地心旋磨转圈，如果搁在那里让它发芽，说不定哪天一道旨意就下来了。她想进乾清宫去面圣，不是办不成，是怕事后惊动慈宁宫。计较再三问肖铎的意思，他只是摇头，请她按捺，毕竟她的婚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定下的，有的是机会让她说话。

“主子您瞧，您抽冷子炙手可热起来了。”小西颇有点苦中作乐的味道，“宫里娘娘都巴结着，想把您往娘家揽。可是那两家也没听说有谁特别成气候，泥猪癞狗似的，也想尚主。”

婉婉站在花树底下愣神，自己想了一套说辞，万一皇帝哥子召见，她也好有应对。肖铎说得对，人不能眼高于顶，也不能把自己放进尘埃里。她虽然

失了怙恃，但是身份在那里，搁在以前，长公主仪同亲王，还比谁差么？

她挺了挺胸，“小西，看我，气势如何？”

小西说：“现在天儿还不够暖和，等交了夏，穿得少了，就能看出起势来了。”

她们说的并不是一件事，婉婉丧气地拧过身子，折了一枝海棠回去插瓶，那丫头亦步亦趋跟了进来，声如蚊呐，在她耳边嗡嗡念叨：“殿下……殿下，奴婢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想和您说道说道。”

她嗯了声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那位肖少监……和赵娘娘交情不一般，先前您和他交代的事儿，他这头答应您守口如瓶，转头又把您卖给赵娘娘，那可怎么好？”

交情不一般，是什么意思？婉婉问：“怎么不一般法儿？”

小西手卷喇叭凑到她耳边，“少监伺候娘娘，据说都伺候到绣床上去了……”满脸尴尬地一耸肩，“您琢磨。”

婉婉听后变了脸色，低声斥责她：“仔细你的嘴，在我跟前胡诌就罢了，倘或叫别人听见，你还活不活？”小西吓得直吐舌头，她也觉得天一下子矮了下来，乌云压顶，憋得人喘不上来气。

这宫廷真是一团乱麻，本以为至少还有些许令人安慰的地方，谁知灯下黑，一黑到底，黑得深井一样。

她是小姑娘，有些事不该她过问，听见也全当没听见。只是可惜了，她原先很是欣赏肖铎的为人，现在呢，实在有点一言难尽了。

她垂头丧气，对现实感到失望，还好皇帝的态度给了她一点安慰。邵贵妃再得宠，大哥哥没有拿她的婚事做人情，思量了再三还是传她到乾清宫来，当面问她的意思。

她踏进东暖阁时，皇帝正坐在南窗下，倚着炕桌看一套蒙古火镰。消瘦的侧脸映在玻璃的反光里，像个轻飘飘的魅影。见她来了，搁下手里的东西一笑，指指边上道：“坐吧。”

他们兄妹的感情很深，并不因为不是一母所生就疏远。当年先帝驾崩前，曾经特意宣太子觐见，把她托付给他。后来太子即位，也在暗里嘱咐她，没有外人的时候可以不见君臣之礼。

皇帝的仁爱是他念及兄妹情，她却不能把这份恩惠理解成理所应当，到御前仍旧恭恭敬敬纳福请安，皇帝赐座，她敛神谢恩，这才欠身坐了下来。

“我听大伴说今儿龙体康健些了，看大哥哥的精神头儿，较之以前也没

什么不足。”她细看了哥子两眼，“这会儿没什么不舒坦了吧？要有头疼脑热的，传太医好好诊治，不能怕药苦就不吃了。”

她不会开解人，皇帝听了好笑，“你当朕是你，还怕药苦？你放心，今儿确实好多了，就是打两套拳也不在话下。”

婉婉脸上露出笑意来，顿了顿问：“大哥哥传我，有什么差遣？婉婉听您的示下。”

“倒也没什么，就是昨日贵妃和朕说话，提起鸿胪寺丞文越……”太监送茶上来，皇帝顿住了话，捏起盖子刮茶叶，缓着声气儿道，“那个文越，今年正满二十，难得长得一表人才，又通音律。”

“鸿胪寺，掌朝会、宾客、吉凶仪礼之事。一个丞，从六品的官……”她轻轻拢住了拳，“婉婉深居宫中，不问外朝的事，大哥哥和我提这个人做什么？”

她是有备而来，虽然没有点破，却把人家的官职背书一样抖落了个明白。真想尚主，从六品的小官也太高攀了，本朝公主还没有过这样低嫁的先例。

皇帝原先或许还带了点试探，结果被她轻而易举顶了回来。细一想，真要结了这门亲，实在委屈了妹子，便摇头道：“是朕失策了，罢，这事儿再不会提起了。”

婉婉吁了口气，站起来对他道谢：“大哥哥为我操心，我心里一直感激您，可是我年纪还小，想在母后跟前多行两年孝，也不枉母后抚养了我一场。出降不是什么难事，不过筹备几个月，说嫁就嫁了。我只是怕，别人未必像哥哥一样疼我，到时候我可怎么办？”

她还是一团孩子气，就算有时候固执不通人情，皇帝也从来没有和她计较过，一味笑道：“你是长公主，谁还敢给你气受？如果驸马为难你，你回宫来告御状，朕打他个皮开肉绽，给你出气。不过说笑是一桩，你的婚事也该有打算才好，并不急着立刻相中人就出降，你心里得有个谱儿，将来不至于慌乱。十四岁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了，朕原想和母后讨主意，又怕你不情愿，所以先紧着你，瞧你自己的意思。”

婉婉扭捏了一下，“我就知道大哥哥向着我，您的话我记在心上了，还想求哥哥一个恩典，将来不逼我嫁给我瞧不上的人。万一母后不高兴，求大哥哥替我周全些个，我对大哥哥感恩戴德一辈子。”

皇帝叹息，咳嗽了几声好不容易止住了，顺了顺气道：“应你不难，也要你自己懂事才好。眼下有个契机，端午宫里设大宴，外埠就藩的官员亲王

们，已经有六七年未传召进京了，朕听见些风言风语，还需给这些人抻抻筋骨。朕记得当年皇考在时，一向是带你赴宴的，今年的筵宴你随太后皇后一同出席，席间也好瞧瞧，有适宜的人选没有。”说罢忽然想起来，着重的提醒她，“瞧准谁都成，唯独南苑来的蛮子不成。慕容的公主不与宇文氏通婚，记好吗？”

婉婉早前听说过，南苑祁人红眉毛绿眼睛，当初在祁连山一带作恶，太祖皇帝御驾亲征，才把那些怪物收归帐下。她是大国的公主，自然不会和异族结亲，但是皇帝特特儿三令五申，却弄得她好奇起来……